

做个自在人——贾平凹序跋书话集

一九九八年五月三日的笔记（代序）

贾平凹

我知道，不是所有的人都读我的书，不是所有读我书的人都喜欢我，不是所有喜欢我的人都理解我。我之所以还在热情不减地写作，固然是因为我只能写作，这如同蜜蜂中的工蜂，工作着就是存在的意义，还因为在这个时代里，人间的许多故事还真需要去写。年轻的时候没有愁强要说愁，人到中年以后了真正有了愁却不愿再谈，这便是我近年来绝少在人稠广众中露面 and 发言的原因。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文学到底是什么，实叫人疑惑，就像对自己是从哪儿来的死后又要去哪儿一样地疑惑。朦朦胧胧里意识着艺术是以征服而求存在，但适应适应的喊声四起，令我在峡谷的桥上摇摇欲坠。二十余年的写作过程，暴露了我毕竟不是贵族，我的父母是乡下人，我住进了城里也仅仅是名小市民或者充其量为中产阶级。纵然我心性高傲要做凤凰，追逐着西方文学的境界，但我提醒着自己，要做凤凰一定得生成鸡的羽毛，它不仅去吃莲籽和竹实，更一定得在中国的乡下和小城镇的土地上刨食虫子、谷糠、菜叶和石子。别以为我是凤凰，梧桐树上不是我的家园，也别以为我是鸡雏，屋角里放一把干草就可以做窝生蛋，我的两不是决定了我的不刺激，也决定了我的不为同聚和类分的尴尬。这活该自作自受。写作愈使与整个社会深层的融合，写作愈成为了纯粹的个体行为，捱过了吃饭穿衣的温饱之后，企图获得的掌声和鲜花已不再企图，踏实于真正的现代汉语写作上的探索，在平和的心态中去享受了孤独和寂寞。今夜里天空是多么晴朗啊，云飞来了云又飞去，明月一路到了窗前，这写在上面的话却突然使我想起了我的读者，今夜里我的书又被谁读呢？在书房里，在床头，在列车中还是在厕所的马桶上？是认可或是摇头，是赞赏或是咒骂？但我说，我们都是有缘的朋友，我要真心感谢他们，鱼的坟墓修在了人的肚腹，我的光荣永远在他们的毁誉之中。

“草原部落”大家文丛序

他或许明日就回来，或许永远也不回来了。

——沈从文

—

公元1998年秋天的一个夜晚，草原部落的酋长独坐静思斋，伴和着柔美的钢琴曲，21世纪的钟声也悠悠回荡在耳畔。此际，由草原部落推出的“黑马文丛”正风靡大江南北，《铁屋中的呐喊》的作者余杰、《耻辱者手记》的作者摩罗等几位青年学者，正悄悄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先锋，掀起世纪末的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那么，本世纪末纯文学领域的大家又是谁呢？是否也应该梳理一下，作为下一世纪的见面礼呢。这便是策划这套“大家文丛”的真正用意。

按照我的观点，散文领域的大家首推贾平凹先生，小说领域的大家首推刘震云先生……大家毕竟是大家，大家的东西还是值得一读的。当然，这仅仅是“草原部落”的一家之言，我们希望广大读者和我们一起推出真正的大家。

二

平凹先生有句名言：“艺术是靠征服而存在，征服的是时间。”1992年，平凹先生的小说《废都》火得不能再火，成为本世纪末中国最轰动和最有争议的小说。此后，《白夜》和《土门》相继出版，却没有能像《废都》一样火爆，“贾平凹热”随之降温。于是一些人认为，平凹先生近几年的创作是在走下坡路。其实，读者偏爱平凹先生，总希望他的下一部作品超过上一部作品，这个要求实在是太过分了。人最难的是超越自己，作家的作品也不例外，不可能每一部作品都是经典，也不可能每一部作品都畅销。每个作家的感受和体验毕竟是有限的，精华一般都浓缩在一两部代表作中，名著和大师不可能频繁出现。这话绝不是贬低平凹先生作品的价值，也许他的新作《高老庄》会再度畅销。但是，畅销的书不一定是最有价值的，不畅销的书也不等于没有价值，读者的眼光不代表专家的审美。平凹先生的书法就是大智若愚，平凹先生的小说也许进入了另一个境界。

无论如何，平凹先生征服我们已很久了，尤其他的散文是读者和批评家公认的。这部集子囊括了平凹近20年的所有精彩序跋和书话，充分展现了鬼才的才气和灵气。《做个自在人》，这是平凹美文的特点，也是他人生观的真实写照，其意境和情趣一定会使您“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审读这部书稿的时候，从来不生病的我突然病了，这可能是前世平凹先生和我结了缘，将他病中写作的灵感传染给了我。此刻，一轮明月也升起来了，忽隐忽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贺雄飞

1998年中秋前夕于

呼和浩特草原部落

做个自在人

第一辑 浮躁的州河

草屋里有真理——《山地笔记》序

我是山里人。

小的时候，娘说：你是在山洼里捡的。以至长到十来岁了，才晓得娘的话，是趣逗我呢。但我却清楚：我是在门前的山路上爬滚大的；爬滚大了，就到山上割那高高的柴草，吃山果子，喝山泉水，唱爬山调。山养活了我，我也懂得了山。

后来，我进了城。在山里爱山，离开山，更想山了。每隔半个月，就给山里的朋友去信：峁后洼的野百合红了吗？大崖头的山梨花白了吗？张二伯的龙须草鞋，夏家婆的鸡骨头木拐……

一有机会，我就回到山里去了。

山洼里，有一丛绿树，流一道清泉的，便是村子了。村口的老榆树上，顶着一个喜鹊窠，它是山里的报时钟；一天三响，喜鹊吵叫了，就该下地开工了：去东沟修水电站，去西洼造小平原；阳峁上植桑，阴坡处锄豆……

那泉水边，是一块磨得四边光溜溜的大石碾盘，这是村里天然集合点。尤其是夏天的夜晚，星星满天，泉边起落着棒槌，池里争鸣着蛙鼓的时候，新闻就在这里长了翅膀：王家儿子把老子贩粮的事报告给队委了，西院的老伯学会开拖拉机了，有只羊一胎生了仨羔，科研站又培育了“丰产三号”……

大场上，落着白霜的牛粪堆上，蹲着躺着的大滚子碌碡上，是冬天老碗会的地点。一个伟大的党的号召，一个宏伟的大干规划，一个有力的作战措施——贯彻了，制定了，通过了，就在一片令人牙根发痒的筷碗声中。

晚上，到饲养室的大火炕上去，到热气腾腾的豆腐坊里去，到炉火通红的铁匠棚里去。那粗布袄里的心想些啥？那深深的眸子里装些啥？草屋里有真理啊！去烤烤二爷家的柳木疙瘩柴火吧，去抽抽七奶奶的核桃木长杆烟袋吧。

于是，每天晚上有整理不完的笔记了。记了一篇又一篇，一本又一本。快写个大部头吧！什么都该写，什么都想写，可怎么个写呀？我无策了。掏出来的，是本笔记，还是本笔记。

既是本笔记，自然不可能写得多长，自然不可能精雕细琢。庆幸的都是自己笔录下的使自己曾经感动过的一件事，一个人，而一气呵成的。这人和这事我熟悉，就像熟悉那弯弯曲曲的山路通到哪里，那五颜六色的公鸡是谁家的一样。

笔记收集起来了，我却窘惑了：这能算写出山地吗？充其量，只能算作是些碎石头而已。幸而石头只有山里才有，自己才稍稍自慰了。

那么，咱就进山吧。

1979年2月21日于西安

溪流——《贾平凹小说新作集》序

我愈来愈爱生我养我的山地了。

就像山地里有着纵横横的沟岔一样，就像山地里有着形形色色的花木一样，我一写山，似乎思路就开了，文笔也活了。

我甚至觉得，我的生命，我的笔命，就是那山溪哩。虽然在茫茫苍苍的山的世界里，它只是那么柔得可怜、细得伤感的一股儿水流。

我常常这么想：天上的雨落在地上，或许会成洪波，但它来自云里；溪却是有根的，它深深地扎在山峰之下。人都说山是庄严的，几乎是死寂，其实这是错了。它最有着内涵，最有着活力：那山下一定是有着很大很大的海的，永远在蕴积着感情，永远是不安宁，表现着的，恐怕便是这小溪了。

或许，它是从石缝里一滴儿一滴儿渗出来的；或许，是从小草的根下一个泡儿一个泡儿冒出来的。但是，太阳晒不干、黄风刮不跑的，天性是那么晶莹，气息是那么清新；它一出来，便宣告了它的生命，寻着自己的道路要流动了。

正因为寻着自己的道路，它的步伐是艰辛的。然而，它从石板上滑下，便有了自己的铜的韵味的声音；它从石崖上跌落，便有了自己的白练般的颜色；它回旋在穴潭之中，便有了自己的深不可测的深沉。

它终于慢慢地大起来了，要走更远的道儿：它流过了石川，流过了草地，流过了竹林；它要拜访所有的山岭，叩问每一块石头，有时会突然潜入河床的沙石之下去了呢。于是，轻风给了它柔情，鲜花给了它芳香，竹林给了它深绿，那多情的游鱼，那斑斓的卵石，也给它增添了美的色彩。

它在流着，流着。它要流到哪儿去呢？我想，山既然给了它生命，它该是充实的，富有的；或许，它是做一颗露珠儿去滋润花瓣，深入到枝叶里了，使草木的绿素传送；或许，它竟能掀翻了一坯污泥，拔脱了一丛腐根呢。那么，让它流去吧，山地这么大，这么复杂，只要它要流，它探索，它就有自己的路子。

我是这么思想的，我提醒着我，我鼓励着我，我便将它写成这淡淡的文字，聊作这本小书的小序了。

1980年7月14日于太白山

摸不透的月亮——《月迹》序

我常想，我们这个时代，该是一个月亮的时代呢。月亮是美丽的；美丽的月亮照着我们所有的人，也给了我们所有人最多的情绪和最多的幻想了。

但是，月亮是亲爱的，月亮有时却也是不可摸透的；使我为渴望着探索到它的秘密而被折磨着、悲哀着。

我于是这么唱道——

“ 心灵在天空飞翔，
从此我退化了翅膀，
因为我没有一件乐器，
所以我才写诗的文章。”

可惜我的阅世太浅了，知识太狭窄了。我羡慕那种横空排浪式的汪洋场面，但我无能，只是感受来了，情绪有了声响，幻想有了色彩，旋转着向一点探深而去了。像河中石罅里的水的旋涡，一任儿钻下，眼瞧着其中就有了一个银亮亮的空心轴儿，咕咕地，有着力的响声。像一只鸟儿，突然落在一株老树枝上，使每一片叶子都悸动了，哗哗地，感到了身心的愉快。这便是我的散文吗？

我感到了羞怯和不安。

对着这本极小极小的书，恕我只说这么几句吧，朋友！

1982年春

云·水——《爱的踪迹》序

一

有多少水
你就有多少柔情
有多少云
我就有多少心绪
 水升腾成云
 云降落为水
咱们永远不能相合

二

天黑了
日子多寂寞
月亮是我们的眼
 我看着你
 你看着我
夜夜把相思的露珠淌着

三

爱使我们有了距离
距离是我们爱的永久

1983年春于静虚村

望梅止渴——《陕西小吃小识录》序

世说，“南方人细致，北方人粗糙”，而西北人粗之更甚。言语滞重，字多去声，膳馐保持食物原色，轻糖重盐，故男人少白脸，女人无细腰。此水土造化的缘故啊。今陕西省域，北有黄土高原，中是渭河平原，南为秦岭山地，纵观诸佳肴名点，大体以历代宫廷、官邸和民间的菜点为主，辅以隐士、少数民族、市肆菜点演变组合而成，是北国统一风格中而有别存异。我出身乡下，后玩墨弄笔落入文道，自然不可能出入豪华席面，品尝高级膳食饮馔，幸喜的是近年来遍走区县，所到各地，最惹人兴致的，一则是收采民歌，二便是觅食小吃；民歌受用于耳，小吃受用于口，二者得之，山川走势，流水脉络更了然明白，地方风味，人情世俗更体察入微。于是，闲暇之间，施雕虫小技，录小识，意在替陕西小吃作不付广告费的广告，以白天下；亦为自己“望梅止渴”，重温享受，泛涎水于口，逗引又一番滋味再上心头是了。

浮躁的州河——《浮躁》序言之一

这仍然是一本关于商州的书，但是我要特别声明：在这里所写到的商州，它已经不是地图上所标志的那一块行政区域划分的商州了，它是我虚构的商州，是我作为一个载体的商州，是我心中的商州。而我之所以还要沿用这两个字，那是我太爱我的故乡的缘故罢了。

我是太不愿意再听到有关对号入座的闲话。

在这本书里，我仅写了一条河上的故事，这条河我叫它州河。于我的设计中，商州是应该有这么一条河的，且这河又是商州唯一的大河。商州人称什么大的东西，总是喜欢以州来概括的，他们说“走州过县”，那就指闯荡了许多大的世界，大凡能直接通往州里的公路，还一律称之为“官道”，一座州城简直是满天下的最辉煌的中心圣地。

现在已经有许多人到商州去旅行考察，他们所带的指南是我以往的一些小说，却往往乘兴而去败兴而归，责骂我的欺骗。这全是心之不同而目之色异的原因，怨我是没有道理的。就说现在的州河虽然也是不真实的，但商州的河流多却使任何来人皆可体验的。这些河流几乎都发源于秦岭，后来都归于长江，但它们明显地不类同北方的河，亦不是所谓南方的河。古怪得不可捉摸，清明而又性情暴戾，四月五月冬月腊月枯时几乎断流，春秋两季了，却满河满沿不可一世，流速极紧，非一般人之见识和想象。若不枯不发之期，粗看似乎并无奇处，但主流道从不蹈一；走十里滚靠北岸走十里倒贴南岸，故商州的河滩皆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成语在这里已经简化为一个符号“S”代替，阴阳师这么用，村里野叟妇孺没齿小儿也这么用。

因此，我的这条州河便是一条我认为全中国的最浮躁不安的河。

浮躁当然不是州河的美德，但它是州河不同于别河的特点，这如同它翻洞过峡吼声价震天喜欢悲壮声势一样，只说明它还太年轻。事实也正如此，州河毕竟是这条河流经商州地面的一段上游，它还要流过几个省，走上千里上万里的路往长江去，往大海去。它的前途是越走越深沉，越走越有力量的。

对于州河，我们不需要作过分的赞美，同时亦不需要作刻薄的指责，它经过了商州地面，是必由之路，更看好的是它现在流得无拘无束，流得随心所欲，以自己的存在流，以自己的经验流。

××年前，孔子说：逝者如斯夫。我总疑心，这先生是在作州河考。

1986年6月于五味什字巷

告别三十六——《浮躁》序言之二

下面的这段话原本是我作为跋的，现在却拉到前边来作又一个序，所以读者是可以先跳过去不看的。

老实说，这部作品我写了好长时间，先作废过 15 万字，后又翻来覆去过三四遍，它让我吃了许多苦，倾注了我许多心血，我曾写到中卷的时候不止一次地窃笑；写《浮躁》，作者亦浮躁呀！但也就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由朦朦胧胧而渐渐清晰地悟到这一部作品将是我 34 岁之前的最大一部也是最后一部作品了，我再也不可能还要以这种框架来构写我的作品了，换句话说，这种流行的似乎严格的写实方法对我来讲将有些不那么适宜，甚至大有那么一种束缚。

一位画家曾经对我评述过他自己的画：他力图追求一种简洁的风格，但他现在却必须将画面搞得很繁很实，在用减法之前而大用加法。我恐怕也是如此，必须先写完这部作品了，因为我的哲学意识太差，生活底气不足，技巧更是生涩，我必须先踏着别人的路子走，虽然这条路上已有成百上千的优秀作家将其了不起的作品放在了我的面前。于是，我是认真来写这部作品的，企图使它更多混茫，更多蕴藉，以总结我以前的创作，且更有一层意义是有意识在这一部作品里修我的性和练我的笔，扼制在写到一半时之所以心态浮躁正是想当文学家这个作崇的鬼欲望，而冲和、宽缓。可以说，我在战胜这部作品的同时也战胜了我。

我之所以要写这些话，作出一种不伦不类的可怜又近乎可耻的说明，因为我真有一种预感，自信我下一部作品可能会写好，可能全然不再是这部作品的模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品，我应该为其而努力。现在不是产生绝对权威的时候，政治上不可能再出现毛泽东，文学上也不可能再有托尔斯泰了。中西的文化深层结构都在发生着各自的裂变，怎样写这个令人振奋又令人痛苦的裂变过程，我觉得这其中极有魅力，尤其作为中国的作家怎样把握自己民族文化的裂变，又如何形式上不以西方人的那种焦点透视办法而运用中国画的散点透视法来进行，那将是多有趣的试验！有趣才诱人着迷，劳作而心态平和，这才使我大了胆子，想很快结束这部作品的工作去干一种自感受活的事。

我欣赏这样一段话：艺术家最高的目标在于表现他对人间宇宙的感应，发掘最动人的情趣，在存在之上建构他的意象世界。硬的和谐，苦涩的美感，艺术诞生于约束，死于自由。

但我还是衷心希望我的读者能热情地先读完这部作品。按商州人的风俗，人生到了 36 岁是一个大关，庆贺仪式犹如新生儿一般，而庆贺 36 却并不是在 36 岁那年而在 35 岁的生日的那天。明年我将要“新生”了，所以我更企望我的读者与一个将要过去的我亲吻后而告别，等待着我的再见。

阿弥陀佛啊！

1986 年 7 月识于静虚村

悲喜相伴——《妊娠》序

作品愈来愈加重了现实生活的成分，这使我也感到吃惊，想想来，这全是我的环境所致，地位所致，也是我的生命所致。但是，对于严峻的丰富的又特别新奇的现实生活，我几度的晕眩，迷惑，产生几多消沉，几多自信，长篇里先是做《商州》，再是做《浮躁》，现在就是《妊娠》了。读者已经从这些题目上看出我不会起名的无能了，我确实不知怎么概括这个时代的现象，心理，情绪。过去流行一种“时代精神”说，往往是强调要怎么怎么的，总之是一种人为的硬加的，我的看法一直与之不一，认为这是“势也”。汉代国力强盛，经济必然发展，疆土必然扩大，皇帝就有了武帝，外交就有了张骞，连石匠刻刻石头也就有了霍去病墓前的卧虎蟠螭，连泥瓦工随便捏个土罐，也就是个大度无比的汉罐。清末衰败，看看它的景泰蓝，蚩蚩罐，鼻烟壶也便知晓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在当时并不被大多数人体察的，过后则明了矣，而要写出这个时代，此时代的作家只需真真实实写出现实生活，混混沌沌端出来，这可以说起码是够了。

一位科学家给我讲授过四边形的力，由四边形的力演义到龙卷风的形成。一位道士指正我看八卦双鱼图，说那不是平面的，是立体抱合的，不停旋转运动的。他们讲得很深，很玄，令我糊涂了又明白，明白了复又糊涂。我的一位乡下的嫂子却给我讲过她的妊娠，说其巨大的幸福和巨大的痛苦。“婆婆说‘酸儿辣女甜秀才’，可我什么都不想吃，不知道我要生出的是什么人物？我一脸的雀斑，终日呕吐，身子也十分难看，但全家人都喜欢提说我，向来客介绍，似乎我成了皇后娘娘。不久我就患了一种病，医生说是妊娠中毒症……”

我曾经翻阅了《辞源》，寻出妊娠中毒症的解释，上面写道：妊娠期间，母体的内分泌系统、心血管系统、生殖系统和乳房都发生相应的变化，中毒症特征为水肿、高血压和蛋白尿，出现头昏，目眩，胸闷，甚至全身抽搐，神志昏迷。

由此我想，世上的事都是大悲伴随了大喜，无祸也就无乐啊！但不知乡下的大嫂在极端痛苦之时产生没产生过想将胎儿打掉的念头呢？

夜里阅读《周易》，至睽第三十八，属下兑上离，其《象》曰：“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又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我特别赞叹“睽之时用，大矣哉”这句，拍案叫绝，长夜不眠。也就在这一晚，灵感蓦然爆发，勾起了我久久想写又苦未能写出的一部作品的欲火。

之后长长的三月之内，我做着这部长篇的总体构思工作，几乎已经有了颇完整的东西，但因别的原因，却未系统地写出，姑想是一头牛，先拿出牛肚，再拿出牛排，又拿出牛腿吧，这就是先后在报刊上发表的《龙卷风》、《马角》、《故里》、《美好的侏人》等等。我始终有个孱弱的秉性，待这些东西分别发表了，外人皆认可是独立的中篇和短篇时，倒不敢宣称这全是化整为零的工作，组合长篇一事也就再不提及。也就在这期间，结识了作家出版社的编辑潘婧同志，她是女性，颇具都市文明风度，在编完我的《浮躁》之后，就注视着我的这些长短不一的作品，忽来信说：这也是一部长篇啊！一句话勾动我的初衷，给了我勇敢，我真感激她。但是，当我整理时，已发觉这些长长短短之文在分别发表时地点虽在陕南而村名各异，内容虽为一统

而人名别离。潘婧同志说：读者要看你的流水账吗？既是化整为零，亦可聚零为整，我要你的是整头的牛！好么，我牵出牛来，请潘婧同志，也请读者同志只注意这牛是活的，有骨骼有气血的，而牛耳或许没有，牛蹄或许是马脚，牛毛或许是驴毛，那就希望你们视而不见，见而不言破罢了。

识于 1987 年 8 月 5 日

《商州三录》序

初录引言

这本小书是写商州的。为商州写书，我一直处在惶恐之中。早在七八年前构思它的时候，就有过这样那样的担心。因为大凡天下流传的地理之书，多记载的是出名人的名地，人以地传，地以人传。而商州从未出现过一个武官骁将，比如霸王，一经《史记》写出，楚地便谁个不晓？但乌骓马出自商州黑龙潭里，虽能“追风逐日”，毕竟是胯下之物、暗哑牲口，便无人知道了。也未有过倾国倾城佳人，米脂有貂蝉，马嵬死玉环，商州处处只是有着桃花，从没见到有一年半载的“羞而不发”，也终是于世默默，天下无闻。搜遍全州，可怜得连一座像样的山也不曾有，虽离西岳华山最近，但山在关中地面，可望而不可得。有话说：在华山上不慎失足，“要寻尸首，山南商州”，可此等忌讳之事，商州人谁肯提起？截至目前，中央委员会里是没有商州人的。30年代，这一带出了个打游击的司令巩德芳，领着上千人马，在商州城里九进八出，威风不减陕北的刘志丹，如今他的部下有在北京干事的，有在西安省城干事的，他应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了，可惜偏偏在战争中就死了。80年代以来，姚雪垠先生著的《李自成》风靡于世，那就写的是闯王在商州的活动，但先生如椽之笔写尽军营战事，着墨商州地方的极少，世人仍是只看热闹，哪里管得地理风情？可贺可喜的是近几年商州出了一种葡萄甜酒，畅销全国，商州人以此得意外面世界从此可知商州了，却酒到外地，少数人一看牌子：“丹江牌”，脑子里立即浮起东北牡丹江来，何等悲哀之事！而又是多数人喝酒从不看标签下的地方小字，何况热酒下肚，醉眼朦胧，谁能看清小字，谁看清了又专要记在心里？

我曾经查过商州 18 本地方志，本本都有记载：商州者，商鞅封地也。这便是足见商州历史悠久，并非荒洪蛮夷之地的证据吧！如果和商州人聊起来，他们津津乐道的还是这点，说丹江边上便有这么一山，并不高峻，山茆纵横，正呈现一个“商”字，以此山脚下有一个镇落，从远古至今一直叫“商镇”不改。还说，在明、清，延至民国初年，通往八百里秦川有四大关隘，北是金锁关，东是潼关，西是大散关，南是武关；武关便在商州。一条丹江水从秦岭东坡发源，一路东南而去，经商县、丹凤、商南，又以丹凤为中，北是洛南，南是山阳，西是柞水、镇安，七个县匀匀撒开，距离相等，势如七勺星斗。从河南、湖北、湖南、川、滇、云、贵的商人入关，三千里山路，唯有这武关通行，而商州人去南阳担水烟，去汉中贩丝棉，去江西运细瓷，也都是由水路到汉口，龙驹寨便是红极一时的水旱大码头。那年月，日日夜夜，商州七县的山货全都转运而来，龙驹寨就有 46 家叫得响的货栈，运出去的是木耳、花椒、天麻、党参、核桃、板栗、柿饼、生漆、木材、竹器，运回来的是食盐、碱面、布匹、丝棉、锅碗、陶瓷、烟卷、火纸、硝磺。但是，历史是多么荣耀，先业是多么昭著，一切“俱往矣”！如今的商州，陕西人去过的甚少，全国人知道的更少。陕西的区域通称陕南、陕北、关中；关中指秦岭以北，陕南指安康、汉中；商州西部、北部有亘绵的秦岭，东是伏牛山，南是大巴山；四面三山，这块不规不则的地面，常常就全然被疏忽了，遗忘了。

正是久久被疏忽了，遗忘了，外面的世界愈是城市兴起，交通发达，工

业跃进，市面繁华，旅游一日兴似一日，商州便愈是显得古老、落后，撵不上时代的步伐。但亦正如此，这块地方因此而保持了自己特有的神秘。今日世界，人们想尽一切办法以人的需要进行电气化、自动化、机械化，但这种人工化的发展往往使人又失去了单纯、清静，而这块地方便显出它的难得了。我曾呼吁：外来的游客，国内的游客为什么不到商州去啊？！那里虽然还没有通上火车，但山之灵光，水之秀气定会使你不知汽车的颠簸，一到那里，你就会失声叫好，真正会感觉到这里的一切似乎是天地自然的有心安排，是如同地下的文物一样而特意要保留下来的胜景！

就在更多的人被这个地方吸引的时候，自然又会听到各种各样对商州的议论了。有人说那里是天下最贫困的地方，山是青石，水是湍急，屋沿沟傍河而筑，地分挂山坡，耕犁牛不能打转。但有人又说那里是绝好的国家森林公园，土里长树，石上也长树，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有山有洼，就有人家，白云在村头停驻，山鸡和家鸡同群。屋后是扶疏的青竹，门前是妖妖的山桃，再是木桩篱笆，再是青石碾盘，拾级而下，便有溪有流，遇石翻雪浪，无石抖绿绸。水中又有鱼，大不足斤半，小可许二指，鲢、鲫、鲤、鳊，不用垂钓，用盆儿往外泼水，便可收获。有人说那里苦焦，人一年到头吃不上一顿白面馍馍，红白喜事，席面上红萝卜上，白萝卜下，逢着大年，家家乐得蒸馍，却还是一斗白面细粉，五升白包谷粗面，掺合而蒸，以谁家馍炸裂甚者为佳。一年四季，五谷为六，瓜菜为四，尤其到了冬日，各家以八斗大瓮窝一瓮浆水酸菜，窖一窑红薯，苦一棚白菜，一个冬天也便过去了。更有那“商州炒面客”之说，说是二三月青黄不接，没有一家不吃稻糠拌柿子晒干磨成的炒面，涩不可下咽，粗不能屙出。但又会有人说，那里不论到任何地方，只要有水，掏之则甜，若发生口渴，随时见着有长猪耳朵草的地方，用手掘掘，便可见一洼清泉，白日倒影白云，夜晚可见明月，冬喝不渗牙，夏饮肚不疼，所以商州人没有喝开水的习惯，亦没有喝茶水的嗜好，笑关中人讲究喝茶，那里水尽是盐碱质的。还说水不仅甘甜，可贵的是水土硬，生长的粮食耐磨耐吃，虽一天三顿包谷糊汤，却比关中人吃馍馍还能耐饥。陕北人称小米为命粮，但陕北小米养女不养男，商州人称包谷糊汤为命饭，男的也养，女的也养，久吃不厌，愈吃愈香，连出门在外工作的，不论在北京、上海，不论做何等官职，也不曾有被“洋”化了的而忘却这种饭谱。更奇怪的是商州人在年轻时，是会有人跑出山来，到关中泾阳、三原、高陵，或河南灵宝、三门峡去谋生定居，但一过四十，就又都纷纷退回，也有一些姑娘到山外寻家，但也都少不了离婚逃回，长则六年七年，少则三月便罢，两月就了。

众说不一，说者或者亲身经历，或者推测猜度，听者却要是非不能分辨了，反更加对商州神秘起来了。用什么语言可以说清商州是个什么地方呢？这是我七八年来迟迟不能写出这本书的原因。我虽然土生土长在那里，那里的一丛柏树下还有我的祖坟，还有双亲高堂，还有众亲广戚，我虽然涂抹了不少文章，但真正要写出这个地方，似乎中国的3000方块字拼成的形容词是太少了，太少了，我只能这么说：这个地方是多么好啊！

它没有关中的大片平原，也没有陕南的巉峻山峰，像关中一样也产小麦，亩产可收600斤，像陕南一样也产稻子，亩产可收800斤。五谷杂粮都长，但五谷杂粮不多。气候没关中干燥，却也没陕南沉闷。也长青桐，但都不高，因木质不硬，懒得栽培，自生自灭。桔子树有的是，却结的不是桔子，乡里

称苟蛋子，其味生臭，满身是刺，多成了庄户围墙的篱笆。所产的莲菜，不是七个眼，八个眼，出奇地十一个眼，味道是别处的不能类比。核桃树到处都长，核桃大如山桃，皮薄如蛋壳，手握之即破。要是到了秋末，到深山去，栗树无家无主，栗落满地，一个时辰便捡得一袋，但是，这里没有羊，吃羊肉的人必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或是坐了月子的婆娘，再就是得了重病，才能享受这上等滋养。外面世界号称“天上龙肉，地上鱼肉”，但这里满河是鱼，却没人去吃。有好事顽童去河里捕鱼，多是为了玩耍，再是为过往司机。偶尔用柳条穿一串回来，大人是不肯让在锅里煎做，嫌其腥味，孩子便以荷叶包了，青泥涂了，在灶火口烘烤。如今慢慢有动口的人家，但都不大会做，如熬南瓜一样，炒得一塌糊涂。螃蟹也多，随便将河边石头一掀，便见拳大的恶物横行而走，就免不了视如蛇蝎，惊呼而散。鳖是更多，常见夏日中午，有爬上河岸来晒盖的，大者如小碗盘，小者如墨盒，捉回来在腿上缚绳，如擒到松鼠一样，成为玩物。那南瓜却何其之多，门前屋后，坎头涧畔，凡有一抔黄土之地，皆都生长，煮也吃，熬也吃，炒也吃，若有至宾上客，以南瓜和绿豆做成“揽饭”，吃后便三天不知肉味。请注意，狼虫虎豹是常见到的，冬日夜晚，也会光临村中，所以家家猪圈必在墙上用石灰画有圆圈，据说野虫看见就畏而怯步，否则小者被叼走，大者会被咬住尾巴，以其毛尾作鞭赶走，而猪却吓得不吱一声。当然，养狗就是必不可少的营生了，狗的忠诚，在这里最为突出，只是情爱时令人讨厌，常交结一起，用棍不能打开。

可是，有一点说出来脸上无光，就是这里不产煤。金银铜铁锡样样都有，就是偏偏没煤！以前总笑话铜川煤区黑天黑地，姑娘嫁过去要尿三年黑水，到后来说起铜川，就眼红不已。深山里，烧饭、烧炕、烧火，全是木块木料，三尺长的大板斧，三下两下将一根木椽劈开，这使城里人目瞪口呆，也使川道人连声遗憾。川道人烧光了山上树木，又刨完了粗桩细根，就一年四季，夏烧麦秸，秋烧稻草，不夏不秋，扫树叶，割荆棘。现在开始兴沼气池，或出山去拉煤，这当然是那些挣大钱的人家，和那些门道稠的庄户。

山坡上的路多是沿畔，虽一边靠崖，崖却不贴身，一边临沟，望之便要头晕，毛道上车辆不能通，交通工具就只有扁担、背篓。常见背柴人远远走来，背上如小山，不见头，不见身，只有两条细腿在极快移动。沿路因为没有更多的歇身处，故一条路上设有若干个固定歇处，不论背百二八十，还是担百二八十，再苦再累，必得到了固定歇处方歇，故商州男人都不高大，却忍耐性罕见，肩头都有拳头大的死肉疙瘩。也因此这里人一般出外，多不为人显眼，以为身单好欺，但到了忍无可忍了，则反抗必要结果，动起手脚来，三五壮汉不可近身。历代官府有言：山民如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若给他们滴水好处，便会得以涌泉之报，若欲是高压，便水中葫芦压上浮上。地方志上就写有：李自成在商州，手下善攻能守者，多为商州本地人；民国年代，常有暴动。就是在“文化革命”中，每县都有榔头队，拳头队，石头队，县县联合，死人无数，单是山阳县一次武斗，一派用石头在河滩砸死10名俘虏，另一派又将15名俘虏用铁丝捆了，从岸上“下饺子”投下河潭。男人是这么强悍，但女人却是那么多情，温顺而善良。女大十八变，虽不是苗条婀娜，却健美异常，眼都双层皮，睫毛长而黑，常使外地人吃惊不已。走遍丹江、洛河、乾佑河、金钱河，四河流域，村村都有百岁妇女，但极少有90岁的男人。七个县中的剧团，女演员台架、身段、容貌、唱、念、说、打，出色者成批，男主角却善武功，乏唱声，只好在关中聘请。

陕北人讲穿不求吃，关中人好吃不爱穿，这里人皆传为笑料，或讥之为“穷穿”，或骂之为“瞎吃”，他们是量家当而行，以自然为本，里外如一。大凡逢年过节，或走亲串门，赶集过会，就从头到脚，花花绿绿，焕然一新。有了，七碟子八碗地吃，色是色，形是形，味是味，富而不奢；没了，一样的红薯面，蒸馍也好，压饸饹也好，做漏鱼也好，油盐酱醋，调料要重，穷而不酸。有了钱，吃得像样了，穿得像样了，顶讲究的倒有两样：一是自行车，一是门楼。车子上用红线缠，用蓝布包，还要剪各种花环套在轴上，一看车子，就能看出主人的家景，心性。门楼更是必不可少，盖五间房的有门楼，盖两间房的也有门楼，顶上做飞禽走兽，壁上雕花鸟虫鱼，不论干部家，农夫家，识字家，文盲家，上都有字匾，旧时一村没有念书人，那字就以碗按印画成圆圈，如今全写上“山青水秀”，或“源远流长”。

我也听到好多对商州的不逊之言，说进了山，男人都可怕，有进山者，看见山坡有人用尺二牙子锄在掘地，若上去问路，瞧见有钱财的，便会出其不意用锄头打死，掏了钱财，掘坑将尸首埋了，然后又心安理得地掘他的地。又说男女关系混乱。有兄弟数人，只娶一个老婆，等到分家，将家产分成几份，这老婆也算作一份，然后平分，要柜者，不能要瓮，柜瓮都要者，就不得老婆……我在这里宣布，这全是诬蔑！商州在旧社会，确实土匪多，常常路断人稀，但如今从未有过以锄劈死过路人的事件，偶尔有几个杀人罪犯，但谁家坟里没几棵弯弯柏树？世上的坏人是平均分配的，商州岂能排除？说起作风混乱，更是一派胡言，这里男女可以说、笑、打、闹，以爷孙的关系为最好，无话不说，无事不做，也常有老嫂比母之美谈，但家哥和弟媳界限分明，有话则说，无话则避。尤其一下地干活，男女会不分了老少、班辈，什么破格话都可说，似乎一块土地，就像城市人的游泳池，男女都可以穿裤头来。若是开会，更是所有人一起上炕，以被覆脚，如一个车轮，团团而坐。

商州到底过去是什么样子，这么多年来又是什么样子，而现在又是什么样子，这已经成了极需要向外面世界披露的问题，所以，这也就是我写这本小书的目的。据可靠消息，商州的铁路正在测量线路，一旦铁路修通，外面的人就成批而入，山里的人就成批走出，商州就有它对这个社会的价值和意义而明白天下了。如今，我写这本小书的工作，只当是铁路线勘测队的任务一样，先使外边的多少懂得这块地方，以公平而平静的眼光看待这个地方。一旦到了铁路修起，这本小书就便可作卖辣面的人去包装了，或是去当了商州姑娘剪绞的鞋样了。但我却是多么欣慰，多多少少为生我养我的商州尽些力量，也算对得起这块美丽、富饶而充满着野情野味的神秘的地方，和这块地方的勤劳勇敢而又多情多善的父老兄弟了。

又录小序

去年两次回到商州，我写了《商州初录》。拿在《钟山》文学期刊第五期上刊了，社会上议论纷纷，尤其在商州，《钟山》被一抢而空，能识字的差不多都看了，或褒或贬，或抑或扬。无论如何，外边的世界知道了商州，商州的人知道了自己，我心中就无限欣慰。这次到商州，我是同画家王军强一块旅行的，他是有天才的，彩墨对印的画无笔而妙趣天成。文字毕竟不如彩墨了，我仅仅录了这 11 篇。录完一读，比《初录》少多了，且结构不同，行文不同，地也无名，人也无姓，只具备了时间和空间，我更不知道这算什